## 艷劫　陳浩泉

### 一七四：帶返差館

「你鬧錢嘅，我不跟你胡扯。」肥佬拔腿想溜。

「你別跑呀！」瘦個子說着拿起酒杯朝肥佬擲去。

「噗」一聲，酒杯在牆角開了花。這時，兩個探員分別上前，截住了肥佬和瘦個子。

他們出示了証件，喝令肥佬和瘦個子靠牆搜身。肥佬瞅了一個空子，想在混亂中逃走，但卻給探員一把抓住。

「你老實點！」他把肥佬推向牆邊。

接着，警員從肥佬身上搜出了一疊鈔票。

「為什麼帶這麼多錢在身上？」警員問。

「出來玩，當然要帶錢啦！」肥佬滿口酒氣。

「這些錢從哪裡得來的？」

「昨日贏了馬。」

「你們剛才為什麼打架？」

「他是我老友，」肥佬指着瘦個子說，「我們玩玩罷了。」

「這樣玩？你們知道在公衆場所打架，妨碍公共秩序是犯法的嗎？」

肥佬沒哼聲了。

這時，兩個軍裝警員巡經酒吧門外，聞聲進來。便衣探員立即把肥佬和瘦個子的身份証交給軍裝警員，由他用無綫電通話機與總部聯絡。然後，警員對肥佬和瘦個子說：

「你們跟着返差館一趟。」

「阿SIR，我們喝醉酒玩玩罷，沒這麼嚴重吧？」肥佬一聽要返差館，為免麻煩，立即死死氣地求情。

「是的，阿SIR，我們今晚眞喝得太多了！」瘦個子也附和着。

雖然，他不甘心被肥佬騙了，但也不想一起給帶回警署去，那是大家都沒有好處的。

「你們有什麼話，到了差館才說。」

警員帶着他們離開了酒吧。

## 人之心　天鈞揮主著　鳳靄圖

### 船上畫展雄姿壯美：四七一

這張二女與一男的天體裸舞之素描完成後，清水一鼓作氣，請王治功同姬娜仍舊示範，將彩色繪好，男的必須表現「力」與「雄」；隨即按創作的手法，繪出了「四女一男」，正好是一九〇一年馬蒂斯的五女繞舞的名叫「舞蹈」的那張歸入俄國博物館的「國寶」，只將「五女」，變為「四女一男」。

「我已同船長見過面，他答允擇定船抵達可倫坡時，在大餐廳公開展出——請所有客人評論。」清水乃日本唯一最大且得國際沙龍的女畫家，「俄國皇后」輪船長彼得。陶拉斯，認為這是本船之空前盛舉。清水告知姬娜和王治功，他們大為興奮。王治功見清水如此下功夫，又有天才，非常敬服。他們陪她去船頭泳池游泳，勸她好好鬆弛休息。

展覽訂在午後二時起開幕，頭二等所有客人，男女小孩齊到，船長以法語致詞，並介紹清水女士與大衆相見。有內行的幾位畫家，評為「大胆的、革命的、一洗希臘羅馬時代以來，對雄性美的一個大革新，因為過去只重肌肉四肢的『力的美』，竟忘記了『男人之美在前』的這一隱秘的眞理。這一男四女，輪出的那唯一的男性，是昂起的、巍然的、剛強的、雄姿英發的。」

船長有當時的支架大照相機，由他自己動手，為這兩幀「一鶯四鶯」「兩雌爭雄」，照了相，並為清水、王治功、姬娜三位，在畫前攝影。那時是大陸的單片像，他洗印出來，各贈了清水等每人一張，並掛出了一份，在大餐間裡。展覽會延至當晚，晚餐時開了一個紀念舞會，王治功先同清水跳了一支，隨後與姬娜跳那時風行的維也納的「華爾滋」——圓舞曲。姬娜媚極了，對他說：「船明早停半日，客人登岸，在哥倫坡遊玩，將在此地曼陀羅森林花園野宴。我希望我們三人，能同在森林中的草地上，作一次聚會。」

「當然聚會，那有什麼奇的？」王治功見姬娜天眞，笑問她道：「美之外，你是否感到這兩張畫，有失禮之傾向？」他說失禮，是指二女或四女，都為了爭此一雄，作出歡樂而妒嫉的表情。姬娜說：「我同你，今晚在清水那裡外廳同睡！」他沒有拒絕。這一東一西，兩位代表不同的東西方民族的少女，這晚她們在這南印度尖端的獅子國錫蘭，返到清水艙中，舉行了一次三人的歡會。但清水先已囑咐了姬娜——「必須保持我們的董貝。」

## 天堂夢斷　文-司明　畫-家裕

### 我並不需要什麼名份

明天，李薇一早到了姑媽家，姑媽說：

「這事祗能說是註定的，肇事的汽車的駕駛人沒有責任，他未犯錯誤。聲遠喝醉了！」

「是的」李薇說：「昨夜他太高興。」

「我們簡單地談談吧！你們不是夫妻也不是未婚夫妻」

「我們沒有訂婚，而事實上是未婚夫妻，又像夫妻一樣了。」

「聲遠從未提到你們何時結婚。我對你的家世也不明白。」

「姑媽：人已逝世，我並不需要什麼名份，却要悲哀長久，我也不希望黃聲遠遠給我什麼，我祗是珍惜他對我的一片感情而已！喪事完畢……」

「我倒希望給些錢與你，李小姐。」姑媽搶着說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你們已經不純潔了。」

「我不會要半文的。」

「你可以告訴我些身世嗎？」

「現在我告訴你也沒有關係，我與香港來上海的一個男人結婚後同到香港，遇到聲遠，因彼此相愛，我與丈夫未進行離婚，決定等離婚辦妥與聲遠結婚，丈夫沒錢，要我賠償為結婚所受的損失，聲遠却已代我付清了。」

姑媽臉色立刻變了，微微搖着頭說：

「聲遠十分混帳，他若在世，我不贊成你們結婚。但他有權不聽我的話，若他結婚，我雖然不致與他徹底斷絕關係，却是……」

「姑媽：我此刻不存任何希望。」李薇也不生氣，理智的說：「我不算是遺孀，無權主持喪事，但我應該到靈堂中來，還看他下葬……」

「決定火葬了。」

「告訴我什麼殯儀館。」

姑媽告訴了李薇，她即告辭，史丹拉送客人出門，菲傭也安慰她。

黃昏，李薇到殯儀館，在黃聲遠的靈堂中鞠了躬，再去招呼姑媽，還有些幾個他所不認識的人，姑媽也不為她介紹，通知祗他明日大殮，即送哥里臣角火葬場了。他決定陪夜，但到八點祗有他一人與幾個尼姑了。

翌晨十點，姑媽才來。（一七三）

## 城市之光　匡成

### 兒戲（六）

■楊祥是一間酒店中菜部經理，是溫永光與谷秀玲的朋友，溫永光認為所提意見甚佳，立即打電話去給楊祥。

楊祥道：「你好彩，地方本來留給另一個大客的，如今大客因為席數太多，我們沒有這麼大地方容納，被迫做不成，所以有地方。」

「你給我先留下，下班我們來落訂好了。」

溫永光與谷秀玲下班了，雙雙去找到了楊祥，預訂酒席四十席，落定萬元，這萬元是老友然後如此見意的。

酒席訂了後，谷秀玲道：「有一間公司售餅咭大減價，看來你又要去買餅咭了。」

「好煩呀。」

「好煩的事還多着呢。」谷秀玲笑着說。

夜深了，溫永光回家，溫太道：「今天，有人告訴我，你揀的結婚日期，是個好日子，要登記，就要三個月前那一天。」

「沒關係，後天我和阿玲去登記好了。」

「你說得容易，人家告訴我，好日子，要夜宿註冊署門前的。」

「好罷，明晚我和阿玲露宿一宵就是。」他的態度，顯然是不勝其煩。

第二天，告訴谷秀玲，谷秀玲也是興高彩烈的答應。

## 修羅門　現代江湖實錄之八　田長歌

### 一七四：的確聰明

阿占呵呵笑，曰：「我知佢為乜，第一，我亦算英俊高大，第二，我有兩個錢，第三，我出手大方而且能征慣戰，佢未有機會遇上一個似我的男人。」

莉莉曰：「或者係喇，佢話你最近一直避開佢。」

阿占曰：「又唔係呀，我有聽佢電話。」

莉莉曰：「你聽佢電話啫，但你要佢，避開佢。」

阿占曰：「不必再講佢，莉莉，我有一些事，好想問你。」

莉莉曰：「我知你想問乜。」

■阿占曰：「我未出聲，你又會知？」

莉莉曰：「又問我有冇男朋友，或者好似安琪咁，去找男朋友，然後勸男朋友捐錢畀教會，然否？」

阿占笑曰：「莉莉，你的確聰明。」

莉莉曰：「可以話你知，冇。」

阿占曰：「你以為我會相信？」

莉莉曰：「占哥，冇人要你信，但我講眞個句。」

阿占曰：「好，我信你，我聽蘇絲講過一些事幹。」

莉莉有些愕然，曰：「蘇絲同你講乜？講入會信教？」

阿占亦作愕然之狀，曰：「乜佢亦入會信教乎？莉莉，何以我哋男人不可以入教啫？」

莉莉曰：「同你講過喇，天父兒女教，主要拯救女仔。」

阿占笑曰：「拯救？你畀牧者拯救之時，是否處女？」

莉莉啐曰：「車，點解你咁問人㗎！」

阿占曰：「莉莉，即使你係處女畀個鬼頭，我亦不會因此睇不起你，信仰自由，你自己更有自由，不過你未夠廿一歲，有冇經父母同意呢？」

莉莉曰：「信仰何必父母同意？」

阿占曰：「不然，你信之教十分邪門，以性交易為主。」

## 風言蜂語　繆倫

**恐慌性**

股市前日作恐慌性拋售。

上升時似乎沒有恐慌。

**物以罕為貴**

市署九月份檢獲小販手推車近三千輛。

將來街上手推車成為古董。

**也是考驗**

黃大仙廟前攤檔今日清拆。

未知黃大仙可有預示。

## 陰陽之間　墨華

### 五三七：就暫時放過他

羅拔的夢話，是透露了他的內心世界及對朱迪的眞情，自然使她感動非常。

她輕輕推推羅拔，滿以為可以推醒他，但他仍然沉沉睡着，只是略為翻了翻身，然後又說：「亨利以前怎樣對你，我今後也會同樣對你的，而且，一定比他更好，你該放心。」

「我是放心的，」朱迪下意識地答，「我也相信，我是愛你的，是出於自願的。」

奇怪的是，羅拔竟能馬上回答：「那麼，我就更放心了，相信亨利也會高興的。」

他的回答，使朱迪大吃一驚，忙用手用力推他：

「快醒，快醒醒，你怎可以夢中和我對話呢？」

「我不是夢中和你對話的，」他突然說：「其實我已醒了，但不能起身，而且眼睛也不能睜開，現在我很清醒呢。」

「糟了，你一定又給亨利作弄了，是不是？是他不讓你醒來的？你有什麼感覺？」

「不知道，」他隨口答，「我沒有什麼不舒服，老實說，十分鐘之前我還在熟睡的，現在才清醒。但你要相信，我剛才說的全是我的眞心話，你要相信我才好。」

「相信，我當然相信。」她想了一下又說，「我更相信亨利會喜歡你這樣待我的，如果他知道，就一定會放過你的。」

「暫時放過他。」亨利突然說。

## 天涯俠客無及刀　嬌木蝴蝶文・秋鳳圖

### 十三：新知舊雨

姚景升陰惻惻地通：「班門弄斧，有話到閻羅老子那裡才伸訴吧！」言畢俯身，一掌擊下。

余顧南大驚，急中生智，呼道：「陰前輩，他來了！」

姚景升轉頭望後，不見有人，臉上殺氣更盛。余顧南笑嘻嘻地道：「姚景升，你以為陰賜福故意用我作餌麼？不是不是，他是不管我的死活！不過我媳婦兒已去通知家師了，你若果趕早殺了我，還來得及逃跑！」

但凡心機狡詐之人，疑心必大。余顧南這樣說，他反而猶疑起來，心中忖道：「老子若殺了他，這秘密也未必保得住，又不知道小子跟陰賜福有什麼關係！」心念一轉，改向林後之鐵箱走過去，陰賜福還有古董未搬走，他一定會再來，屆時可用余顧南之生命威脅，萬一無效，再殺之未遲！」

余顧南暗中舒了一口氣，忙再運功衝穴，心中把方菱罵便半死：「這媳婦兒當眞沒義氣，大難臨頭各自飛！」心中只望陰賜福速速來搬取另一口鐵箱！

姚景升來至樹後，先向四周觀察了一番，肯定沒有人在附近，這才走近鐵箱，但見箱子上了鎖，他運勁於臂，用力扭動鎖頭，那鐵箱甚是堅固，姚景升費了好大的勁，才將鐵環扭斷！

他躺在地上喘息了一陣，再爬起來，小心翼翼打開鐵箱蓋子，裡面果然放着許多件古董。姚景升取出一件唐朝三彩陶馬仔細觀察，此刻太陽已破雲而出，光綫充足，看得甚是清晰，竟是件贗品！

姚景升連續再抓起幾件觀察，除了一件破損的青銅爐之外，無一眞品，且裡面還放了幾塊石頭！換言之，他姚景升的金條大部份灌了鉛，以詐騙賣主，但陰賜福也有近半贗品，看起來誰也不欠誰！

這箱子裡的東西既然是贗品，陰賜福不會再來，那麼他還有什麼顧忌？姚景升立即向余顧南飛去！（三九二）

## 債台　王方

### 二一：媽媽追問夫妻事

阿珍說：「沒有呀，我們什麼事也沒有。」

媽媽說：「如果你與阿炳眞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，你又怎會一聲不響，帶着兩個孩子回來，而且你回來之後，阿炳又不來看你及孩子？」

「媽，我們眞的沒有什麼事嘛！」

可是，媽媽還是不相信，說道：「是不是阿炳有了第二個女人？」在媽媽的心目中，這是女兒與女婿鬧翻的主要理由。

「不，阿炳沒有第二個女人。」

「那麼，是不是你有了第二個男人？」

「不，不，我也沒有第二個男人！」阿珍連忙否認。

既然阿炳沒有第二個女人，你又沒有第二個男人，你們夫妻倆，又怎會鬧得這樣不可開交？」

阿珍說：「我們眞的沒鬧出什麼事情嘛！我只不過搬入屯門之後，環境陌生，很不習慣，覺得太悶，所以才帶阿玲她們回來住幾天罷了！」

媽媽聽了沒有完全釋去疑念，見到女兒一再否認與女婿不睦，也只好暫時聽信，說道：「你們沒有事情發生就好。阿珍，阿炳是個好人，你可千萬不要做出對不起他的事情來呀。」

「無端端的，我又怎會做出對不起阿炳的事情呀。」

「但我聽你弟弟說，昨晚曾經有個男人打電話給你，他究竟是個什麼人？」

## 港外桃源　海辛

### 十八：不見桃樹桃園

辦好入住手續，媛媛和殊榮找尋房子。她們走過柳蔭小路，向一幢有溪流迂迴而過的三層樓別墅走去……

媛媛特別注意那些柳樹。都是一些幹粗、較為高大的老柳，百枝千葉地垂披，風來，飄飄蕩蕩……

她想——大概是桃花村的人留下的楊柳吧？可惜，楊柳無言，否則，向它們追問這裡是否有條村莊失踪的事？

再望望好些度假別墅後面的山坡，並沒有什麼桃樹桃園。那裡，到處都是竹林，顯然是近數年來培植。它們繁殖茂茂，提供滿山碧綠。

——桃花村失踪！桃樹跟着村子失踪！這裡不再是什麼耕作種植飼養之村，而是富貴人家消遣尋樂休憩，最佳的度假邨了。

——媛媛，你怎會跑到這地方找到自己的根！這裡有你的根嗎？

殊榮和她在水泥路走一會，經過人工蓮花湖，他說：

「媛媛你在喃喃些什麼？」

「沒有，我只在找尋一些桃樹！」媛媛扭臉笑望他。

「你來過這地方？」殊榮訝異。

她搖搖頭：「沒來過。」

「你一路上碼頭，就東張西望；現時，却又在尋尋覓覓，喃喃自語。」

「媽咪是大嶼山人，她告訴她——這裡有條桃花村，山上山下都種滿桃柳樹，春來，滿山桃紅柳綠！」媛媛說。

「你就是為看桃柳樹而來？」

「就是。」

「眞傻。」他說：「不過這裡的環境不錯，看，現代別墅建在山窩裡，到處是楊柳，山上溪澗竹林處處，而大灣向海，金黃沙灘之外，是碧澄透明得見底的海水！」

「他們大概就是為此而取名——清水邨吧？」媛媛說。

終于找到那幢青竹苑，登上三樓，找到兩個相連的向海房間。兩人分別以鑰匙開自己的房門。

## 化學化

# 鈾的自述

## 核能發電主要燃料　藏量豐富安全經濟

曾偉海先生：

你想了解鈾礦，我們且聽聽它的自述吧！它是核電廠的功臣。

我的名字是「鈾」，住在地殼裡，我的身材並不起眼，我本來住在鈾礦裡，是人類將我從地底開採出來的。我剛出土時，是和其他種與我一同被開採出來的礦石混雜在一起，人們為了找尋我，使用許多化學的處理方法，將我從天然鈾礦中提取出來，精煉成為原料鈾。這時候，我的樣子是黃色的粉末，因此，人們又叫我為「黃餅」。

可是，身為「黃餅」的我，這時候還未能成為核電廠的燃料，人類必須首先將我改造一番，我才可以成為有用之材。

首先，我必須經過「轉化」的手續，變成六氟化鈾，如此一來，使我容易通過下一步驟「濃縮」的考驗。不過，我可要事先聲明，我們天然鈾有兩種，一種是比較重的鈾二三八，另一種是比較輕的鈾二三五，是用來作核燃料發電的。在天然鈾的原料中，鈾二三五所佔的比例只有百分之零點七。必須將它濃縮到百分之三左右，才能用來作核電廠的核燃料。

當六氟化鈾中鈾二三五含量提高到百分之三以後，我便被眞正製成有用的核燃料丸。

經過漫長的提煉、轉化、濃縮、製造四個過程，我被製成直徑一公分的小圓柱，也就是燃料丸。而從提煉到製成要花費兩年的處理時間。燃料丸製成後，我們被裝進由鋯合金所做成的管子內，焊封起來，然後成了核燃料棒，再將許多根核燃料棒組合起來，就是一個燃料元件，這就是我的核燃料大家族。

核燃料元件在專用的燃料倉庫中待上一年半載，才能進入核子爐內工作，在那裡可待上三至四年。

世界上的鈾藏量不易估計，但被人類開採、利用，只是近五十年來的事，比起已運用了幾千年的煤、和用了一百多年的石油而言，鈾所剩下的藏量，應該還是很豐富的。

何況，鈾的藏身在海水裡，只要人類開採的技術更加進步，而且開採成本降低之後，鈾燃料將更大量和經濟了。

鈾是放射性物質，在倉庫中存放大量的鈾，是否會有輻射綫傷人的危險？

其實，鈾是不會隨便放出射綫來傷人的，因為鈾只有在經過中子撞擊之後，產生分裂反應，放射出能量（熱能）的同時，才會產生輻射，在平時，鈾沒有經過反應的時候，是毫無傷人之心的。即使在反應之後，所產生的輻射，也被層層的屏障擋住，絕無危險的。

未經反應的鈾，即使拿在手中也沒有危險；但經過反應後鈾的分裂產生物（核燃料廢料），的確具有放射性，但另有處理辦法使之安全的。

煤、石油、核燃料三種比較，哪一種能源較好呢？我們不妨作個比較。

例如，要維持一年的電力供應，需要二噸的核燃料庫存，而同樣的發電量，則需要一千萬噸的石油，換成煤，則需要一千八百億噸。以很少的核燃料便可維持長時間的電力供應，是核能發電的主要特點，而且它體積小，如此一來，可以空運，這在安全上具有重要的意義。

就儲存的安全而言，鈾在未反應時是安全的物質，但煤和石油，却都是可燃物，在儲存期間必須特別注意小心其安全問題，再加上它們體積龐大，又佔空間，因此在儲存上反而比鈾燃料不經濟。

可見，從能量、運輸、儲存和安全等各個角度來看，以鈾來作發電的能源，是最符合經濟效益的。（半勻、新八八三三）

## 文史資料

# 清廷准「賭番攤」合法　美其名為「防務經費」

通天曉先生：

據說「攤」是一種賭博，老年人說他們在幼年時曾經「賭攤」，又說他們「賭攤」是幫助政府籌募「防務經費」。這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，請先生解答。　霍尼尼

霍尼尼先生：

「攤」是「番攤」的簡稱。「賭攤」就是「賭番攤」。番攤是廣東等地方民間的一種賭博方式，是許多種「雜賭」之一。

清朝時候，政治腐敗，至道光年間，吸鴉片烟與各種雜賭在各地流行，弄至民不聊生。我們已經知道，當時道光皇帝鑑於鴉片的毒害，有「禁烟」之舉，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，到廣東禁鴉片，後來還引起了「鴉片戰爭」這一段歷史。道光皇帝除了禁鴉片之外，還有禁賭之令，一般較少人知道。

事緣在道光中葉，廣東各地雜賭流行，許多人輸至傾家蕩產，賣兒賣女，淪為盜賊。刑部於是提出，「廣東省各項賭業應加重治罪」，並着重指出以番攤這項雜賭治罪為首要。在該禁令頒佈之後，廣東雜賭一時偃旗息鼓，但這只是不作公開活動，而是轉入「地下」。在貪官污吏包庇下，更加猖獗。這麼一來，政府既已禁賭，已無賭餉、賭稅、賭捐可收，但開賭者仍要付出變相賭稅，即「熟性費」，此等賭稅已為貪官污吏所有。這麼一來，政府禁賭，實在自討苦吃。廣東總督譚鍾麟有見及此，奏請清廷放寬賭禁，請清廷「以賭稅收入為重」。但是，清廷不准所奏。譚總督十分冇癮，一怒求去，自願為禁賭而丟掉烏紗帽。

清廷見此情形，派遣「文華殿大學士」李鴻章出馬，繼譚鍾麟出任廣東總督。以為用大官鎮壓，可以解決廣東的賭博問題。李鴻章到任後，見廣東遍地雜賭，但朝廷無稅可收，廣東經費支絀。李督毅然提出請「以番攤成餉」，即「番攤賭博合法化」，正式向政府交稅，公開營業。因為李鴻章來頭大，清廷惟有批准。但是，「賭博合法化」，太過笑話了，為掩耳盜鈴計，在名稱上「出術」，不叫做「番攤餉」，而美其名為「緝捕經費」及「海防經費」，後來又正式定名為「廣東省河防務經費」。當時的攤館，都不叫攤館，門口只寫着「廣東省河防務經費」八個大字，晚上掛上燈籠，燈籠上也寫這八個字。

當時的人去賭館，也不說賭攤，是說去納「防務經費」。

賭禁一開，賭館林立，正是「攤館多過米舖」。有些地方若不許開賭館，以防影響民生太大，也要向政府繳交「捐免賭博」稅款。當時有些地方因盜賊太多，不便開賭，也要向政府交賭稅。

「番攤餉」的收入是很可觀的，初時，廣東全省每年收入一百三十餘萬兩，歷年皆有增加。至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年），已增至四百二十萬兩。這些就是當時所謂「防務經費」了。

番攤除了稱為「攤」之外，又有「銀牌」與「單片」兩個名稱。「銀牌」是以銀兩下注的，賭徒多為富貴中人。「單片」初名「錢攤」，用銅錢下注，兩、三文錢也有交易。一間攤館，都分為樓上樓下，「銀牌」設在樓上，以示高級，「單片」則設在地下。（孔平、新八八八二七）

## 醫理淺釋

# 碘酒與紅汞

## 外用消毒　成份有別　切勿混用

通天曉先生：

請你談談碘酒、紅汞和紫色藥水這幾種消毒藥水是怎樣的？　鄭正

鄭正先生：

消毒藥水碘酒的主要有效成份是碘。純粹的碘，是黑紫色的板狀晶體，閃耀着金屬般的光澤。它很容易升華（不經液態而直接化的氣態）或蒸發。碘的蒸氣呈美麗的紫色。雖然碘是人體所不可缺的營養素之一，但如過多，是有毒的。若由鼻吸入過多碘蒸氣，鼻黏膜會受到強烈刺激，甚至死亡。碘有殺菌作用。

酒精、醚等是碘的良好溶劑，而碘只能微溶於水。例如，攝氏十五度的水，一百份的水只能溶〇．〇一五份的碘。因此，以碘作消毒用途時，常將碘溶於酒精中來使用。不過，我們所用的碘酒，却不是純粹的碘溶於酒精中，而是加入了適量碘化鉀。

為什麼碘酒內要加入碘化鉀？這由於如單純碘溶於酒精中，碘很容易昇華揮發，很快就跑光。加入了適量碘化鉀後，碘化鉀中的碘離子，能與碘結合，形成不太易揮發的三個碘原子的結合物。即使如此，當你在皮膚上搽上了碘酒，染成黃褐色之後，不過幾小時，搽過碘酒處的皮膚，雖然未有洗過抹過，那些黃褐色亦於不知不覺間消失得無影無踪，這便是碘昇華揮發了之故。

通常，碘酒只用以消毒不破損的皮膚，比方打針前或手術前，先用碘酒搽皮膚以消毒。碘酒對於扭傷或關節炎也有一定的功效。如果皮膚割損，最好不要用碘酒消毒，因碘酒對損破的皮膚有強烈刺激，十分疼痛，幸而疼痛時間很短，眨眼間即消失。如皮膚些少損傷，急切間未有其他消毒藥水，用碘酒搽一下也是有好處的。

碘亦可溶於甘油中，雖則碘在甘油的溶解度沒有在酒精中那麼大。有一種叫「碘甘油」的，有消炎作用。碘甘油是碘、碘化鉀、甘油三者混合而成。碘甘油西藥房亦有售，可用以搽慢性牙齦炎、牙周炎、智齒冠周炎。搽時，用棉籤沾碘甘油少許，搽於發炎處，但注意勿搽在正常粘膜上。

紅汞也是常用消毒藥水。紅汞又名紅溴汞，一般人又稱之為紅藥水。紅汞是汞的有機化合物。人們最初是從研究染料的過程中發現紅汞的。如你小心看紅藥水，當可見它除顯示紅色外，還隱約呈現淺黃綠色熒光。事實上，若你沒法把紅藥水中的汞除去，剩下來的便是優[illegible]染料熒光黃。

紅藥水中的汞即水銀，是有劇毒的金屬，許多人都聽過水銀中毒的事件。雖然以化合物形式存在，也還是有毒的，故能用來消毒殺菌。一般所用紅藥水，大約只含百分之二的紅溴汞，然而亦有一定殺菌力。紅藥水對破損皮膚無刺激性，故搽於傷口上不會覺痛。紅藥水只適宜搽小傷口或擦傷，大傷口則不宜搽，因若搽於大傷口，易有較多紅溴汞進入血流，易引致中毒。

手上搽了紅藥水，不好用手拿食物，若常如此，有較多的紅溴汞進入體內時，即會發生中毒。

切勿搽了碘酒又搽紅藥水，或搽了紅藥水又搽碘酒，因二者混合，會起化學反應，碘酒中的[illegible]紅汞中的汞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又名紫[illegible]紫適用[illegible]黏膜的[illegible]（伍車二、新八八八二二）

## 名勝古蹟

# 玄奘取經建豐功

## 樊川埋骨留餘香

崔文潔小姐：

看過「西遊記」的人都知道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。其實唐僧並不姓唐，而孫悟空、豬八戒也並非他的徒弟。

唐僧姓陳，名禕，今河南偃師人。公元六百二十九年，他為解佛經中疑難問題，由長安出發，西往印度求法取經。公元六百四十五年攜梵經典六百五十七部回到長安，京城人民紛紛前往歡迎唐僧，盛況空前。唐太宗李世民也在朱雀大街上舉行隆重的歡迎儀式。之後十九年中，唐僧先後在弘福寺、慈恩寺及玉華宮翻譯經書一千三百三十五卷，並撰寫了「大唐西域記」一書。

公元六百六十四年，唐僧圓寂於玉華宮，初葬在西安東郊的白鹿原上。白鹿原離大明宮只有十幾里，唐高宗李治站在含元殿上，憑欄遠眺，白鹿原上的玄奘墓歷歷在目。想到唐僧生前的豐功偉業，高宗凄然淚下，久而久之，便覺得玄奘墓建在白鹿原上實為不妥，遂下令遷葬。遷往何處呢？高宗閉目沉思，恍然悟道：「長安城乃佛教中心之地，僧寺林立，興教乃樊川八寺之首，寺前眼界開闊，俯視樊川，潏河如帶，南望終南，奇峰疊翠，實為天下勝境，如能遷葬於此，豈不萬全其美。」

公元六百六十九年，玄奘的遺骨遷到少陵原畔的興教寺，同時修寺建塔，以示紀念。寺中正殿，建築宏偉，紅柱挺立，彩繪碧檐舒展。院內栽植松、竹、梅、牡丹、菊花等。古柏桃林之間，三塔聳立，中間最高的就是玄奘的舍利塔。現在玄奘的舍利塔遺址供人們遊覽瞻仰。（周默、新八八七七〇）

## 街坊服務　通天曉

讀者諸君來函　示名示址為要　並寫明服務版　或者寄通天曉

刊覆　崔文潔　霍尼尼　曾偉海　鄭正　楊煜

## 古人古事

# 唐太宗搜購王羲之墨寶　蕭翼妙計賺「蘭亭序」

楊煜先生：

蕭翼智賺蘭亭序，是一段歷史上最著名的書法故事，經過情形是這樣的：

唐太宗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，而且在文學和書法上也很有造詣，能寫一首漂亮的「飛白」。（飛白是一種特殊的書法，筆劃中絲絲露白，像用墨不足的枯筆寫成。飛白的具體書法久已失傳。近來日本書法家的研究，恢復了寫飛白的方法，原來是用大小不同的檜樹皮當筆寫成的。）

他即位不久，就在全國搜購圖書和名書法家的墨跡。貞觀中，太宗努力學習晉代名書法家王羲之的書法，下令由皇室庫藏中出重價購買王羲之書寫的眞跡，並請魏徵、虞世南和褚遂良等名書法家鑑定眞僞。結果得到了大量王羲之的墨寶，可就有一件傳說中最精采的「蘭亭序」未得到。

原來在晉永和九年（公元三五三年）三月初三，王羲之和他的朋友子姪共四十一人，到會稽山的蘭渚，即今浙江紹興西南水邊「修禊」（在水邊祓除不祥，實際上成為一種遊樂）。他們在蘭亭飲酒賦詩，非常高興。王羲之在酒酣之際，在蠶繭紙上，用鼠鬚筆揮毫疾書了一篇「蘭亭序」，共二十八行，三百二十四字，為王羲之書法中最佳的傑作。王羲之也極為珍視，當作傳家寶留給子孫。傳至第七代孫為僧人智永，也是一位大書法家，年近百歲去世時，將珍藏的「蘭亭序」交給弟子辨才保存。唐太宗三次將辨才召進長安，願出重賞要他獻出「蘭亭序」，辨才一直推說在戰亂中早已遺失，不知下落。

不久，在辨才主持的寺院越州（今紹興）永欣寺中，來了一位潦倒的書生，沿着廟裏的長廊觀看壁畫。辨才見書生後，問他是那裏人，書生說是北方人，帶了一些蠶種來賣，路上順便參觀遇到的寺廟。辨才和他談了一會，話很投機，於是請他到房內坐，一同下棋彈琴，並談論詩文歷史，辨才非常高興，留他在寺中，並且請他喝酒。酒酣時，二人分韻賦詩為樂。

老和尚和書生眞是相見恨晚，談了一宵，第二天臨別時辨才請書生有空就來玩。書生果然常來。兩人經常飲酒談詩論文，感情更融洽了。一次談起了書法，書生說：「我過去學過二王（王羲之和王獻之）的楷書，對書法非常愛好，現在隨身還帶着二王的幾份墨跡。」辨才一聽，觸其所好，馬上說：「明天拿來，我們欣賞一下。」

第二天，書生帶了好幾份二王所寫的墨跡去，辨才細細地看過以後說：「眞倒是眞的，可惜還不是二王寫得最好的。我有一份眞跡，很不尋常。」書生問說：「是什麼帖？」辨才說：「蘭亭序帖」。書生笑着說：「經過這麼多年的戰亂，蘭亭的眞跡那能存在？你這大約是响拓出來的僞作吧！」（註：將名書法家寫的字帖貼在窗上，上蒙一層半透明薄紙，用細筆尖描下字的輪廓，然後填上墨，這樣就可以得到與眞跡相近的字帖。這種方法叫做响拓，亦稱雙鈎。當然，這種製品遠不如原作精采，故有時稱為僞作。）辨才說：「我師傅珍藏多年，臨終時交給我的，你明天來看吧。」

第二天，書生來了，見老和尚爬上梯子，從屋樑上所挖的洞中，取出那珍貴的「蘭亭序」；書生見後，故意挑毛病說可能是假的，爭論一番後，辨才將「蘭亭序」連同書生拿來的二王其他墨跡，都放在桌上。這老和尚雖然八十多歲了，可是每天還要按這些字帖臨寫好幾遍。

不久，辨才有事出門，書生一個人來到他的書房中，將「蘭亭序」及自己帶來的二王字帖都拿走。然後去到地方長官處，懷中掏出一道聖旨，原來書生是御史蕭翼裝扮的，奉旨前來設計取「蘭亭序」。於是立即召見辨才說明此事。老和尚一聽，嚇得昏倒在地。

原來這是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齡定下的騙取「蘭亭序」眞跡的計謀。太宗拿到「蘭亭序」後，高興極了，重賞房玄齡、蕭翼和辨才和尚。老和尚由於受了這次驚嚇而成病，一年多後便去世了。後來太宗令人拓十餘本，分贈各王子大臣。（豐餘、新八八七六六）